城市部落 chengshibuluo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上元夜情事

男男女女们终于在元宵节的街头小巷碰在了一起,元宵节成了他们交际娱乐的好时机。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记得有一年各媒体曾就中国的情人节应该是七夕还是元宵节争论了好一阵子,有的说“七夕与爱情无关”,有的说“七夕当情人节有何不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也没分出个输赢来。现在新一年的元宵节到了,我在这里不想延续那个话题,只想谈一点古时候元宵节里发生的男女情事。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始于汉朝,兴于唐代,有诗为证: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这是唐代诗人苏味道笔下的元宵节。元宵节一个主要内容是观灯: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夜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崔液《上元夜》)李商隐笔下的上元夜就更加热闹了: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

到了宋代,世俗社会更加成熟。《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每逢灯节,开封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载歌载舞,万众围观。“游人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音喧杂十余里。”大街小巷,茶坊酒肆灯烛齐燃,锣鼓声声,鞭炮齐鸣,百里灯火不绝。可见元宵节时的城市已经陷入了一种狂欢的状态。

观灯之余,看人也是元宵节一大乐事。平时深居简出的女人们在元宵节也获得了结伴出门游玩的特许,她们摘下珠宝玉翠,戴上大如枣栗的灯球灯笼,以及丝织品做成的玉梅、雪梅、雪柳、菩提叶、蛾蜂儿……有词这样描写:“灯球儿小,闹蛾儿颤,又何须头面。”男人们也不示弱,他们用白纸做成飞蛾,再用长竹梗插在头上,穿行在人海灯河里,真像漫天飞舞的“蛾”。

就这样,男男女女们终于在元宵节的街头小巷碰在了一起,元宵节成了他们交际娱乐的好时机,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可以为自己物色意中人。只要彼此钟情,就可以成其好事,有的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顾忌地并肩拉手。据记载,仅在端门一个地方,这样的少男少女“少也有五千来对”,他们将上元之夜当成了纵情肆爱的乐园。

看看那时留传下来的诗歌,也可以想见当时情人幽会的情景: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欧阳修《生查子·元夕》)

他们的情事反映在传统戏曲中,有陈三和五娘在元宵节赏花灯时相遇而一见钟情的故事,有乐昌公主与徐德言在元宵夜破镜重圆的故事,还有《春灯谜》中宇文彦和影娘在元宵节定情的故事。

宋代话本小说家的《张生彩鸾灯传》着力描写了一位英俊标致的张舜美秀士是如何见到一位随彩鸾灯而来的绝色美女,便进行“调光”(即调情)的。其中小说家总结的《调光经》,堪称一篇上元之夜浪子与女子调情的“指南”:情当好极防更变,认不真时莫强为,锦香囊乃偷期之本,绣罗帕亦暗约之书。撇情的中心泛澜,卖乖的外貌威仪。才待相交,情便十分之切;未曾执手,泪先两道而垂。搂一会,抱一会,温存软款;笑一回,耍一回,性格痴迷。点头会意,咳嗽知心。讪语时,口要紧;刮涎处,脸须皮。以言词为说客,凭色眼作梯媒。

结果,那女子被舜美撩弄,把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乱了,腿也酥了,脚也麻了,痴呆了半晌,四目相睃,面面有情。于是乎,张舜美与那女子情做一处,于上元之夜相约私奔。

据记载,元宵节狂欢之时,也会有不满自己婚姻的妇女,大胆地将写上“得此物有情者,来年上元夜见车前有双鸳鸯灯可相见”字样的香囊、红绡帕掷于乾明寺殿前,以期求年轻男子。《醉翁谈录》中的《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叫张生的秀士拾得了这一信物,在来年的上元夜,在雕轮绣毂、翠盖争飞的车流之中,张生见到一挂双鸳鸯灯的香车,他勇敢上前,用诗句向这位未见过面的女子倾诉衷肠。车中女子一听便知去年上元夜遗下香囊、红帕的事成了。于是,张生和这位给一位太尉做偏室的李氏会了面,并在次夜三鼓时分私奔出城,去苏州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这个角度,我倒赞成元宵节是中国情人节的说法。

浮山随笔
徐宏力专栏

鸟邻

鱼说:我看不见我在流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知道你在流泪,因为你在我心里。

徐宏力,博士,教授,青岛大学副校长,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对于真心读书的人来说,图书馆是天堂一样的地方。青岛大学正门的迎面建筑就是图书馆,右手行政楼,象征权力;左手接待酒店,象征金钱。图书馆楼上挂着只鸟巢,大扫除时清理过,鸟们又不辞辛苦地重建家园,在原地搭起了新窝,以后没人再忍心碰它了。非要在读书场所安家,想必也是文化鸟。这些精灵的建筑工程很有智慧,高悬在雨漏子顶口,不但通风,而且透水性好,干树枝横七竖八,有规则地排列在一起,不知用什么黏合的,也许结构本身就符合力学原理,自有固定作用,风再大也刮不散。人盖的水泥楼都有倒掉的,鸟儿的窝却不是豆腐渣工程,它们的责任心很强。动物受到夸奖时,常被说成通人性,其实它们在某些方面比人聪明。人通鸟性,才有了飞机,其实仿生工程很笨拙,怎么着也是个铁疙瘩在天上流窜,掉下来就不是闹着玩的。而鸟儿自由翱翔,高高跃起,飘逸;轻轻落下,更飘逸。

什么鸟?我问馆长。喜鹊。馆长说,一窝四只蛋。他观察了很久。吉祥鸟来此安家立业,可遇而不可求,喜鹊登枝,好事来之,应该让它们安居乐业。我间或在自家阳台上丢几颗大米,引得喜鹊结伴而来。清晨时分,它们吃着早点,欢快地叫,使人心静。由鸟们提醒天亮,比闹钟清爽,比鸡鸣悦耳。如果我再恋床,它们就用嘴敲打阁楼上的斜窗,嗒嗒地响。有些淘气的小家伙还在斜窗上方便,我笑话其举止不雅,但从不打扫,一场雨后便冲洗干净了,原汤化原食。青大背靠浮山,喜鹊很多,常过来玩。我由校园想到了当年所到的故宫庭院深处,那里乌鸦多,哑哑地叫,很难听,倒霉催的,清朝没了不是?整个封建社会都没了。喜鹊不但叫声喜庆,长相也喜庆。长长的尾巴、圆圆的肚皮,黑色羽毛中有些许白色,看样子营养也不错,每当它们跳到身边,总会带来一团温馨。环境建设有软有硬,硬的是优良条件,软的是欢乐气氛。如果校方有意设计吉祥物,第一素材当推喜鹊。青大文化是鸟文化,这也没什么不好。中国图腾龙凤吉祥,凤就是大鸟。让师生们学会快乐,如喜鹊般叽叽喳喳地生活与工作,有深远寓意。那年北京举行国际数学家大会,九十高龄的陈省身教授为青少年数学夏令营题词——“数学好玩”,好玩就快乐,席勒的“游戏”美学精神是严肃的学术主张,把青大建成快乐学府是一种很高尚的追求。

那日我在阳台上撒了几粒小米,引来的鸟儿小了许多,是麻雀。看到我凑近观察,它们并不散去,有一位还闭上只眼睛吊线,一眨一眨的,很俏皮。不能丢掉细小的喜悦,是它们凑成了美好生活。雀与鹊发音一样,念 què ,但是两种鸟儿活法差距不小,麻雀没有自己的府上,只关心吃,不关心住,没心没肺,也不张罗着盖房子,成了无家可归者,在风吹雨淋下怪可怜的,纯属鸟中平民。但是它们活得相当兴奋,饱了就唱歌,大家一个调,声音不大,却能连成一片。古人说“雀喧知鹤静”,把浮躁与深沉好生比较了一番。麻雀的形象不那么好,曾上过黑名单。当年专家们测量过麻雀胃的空间,然后计算全国有多少麻雀、吃去多少粮食,最后将其判决列入“四害”。在大跃进年代,人们爱吹牛,某领导夸口,说本地的麻雀已消灭殆尽,仅剩一只,基干民兵持枪追向河北去了。其实麻雀本质上不坏,看鸟得看主流,它们吃麦子,也吃虫子,虫子是肉的,更香,更可口。所以麻雀对庄稼的好处大于坏处,是绿色卫士,虽然有些小毛病,偶尔偷嘴,但比农药安全。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虾皮不当海鲜,别拿村长不当干部。终于有一天,麻雀被正式平反了,专家们裁定——基本是益鸟,缺点优点三七开。肉虫吃没了,还不让来点儿主食?总得活着不是?

宋代大词人辛弃疾有句诗,“啼鸟有时能劝客”,我唱和几个字,“道得心情可入云”。心灵生态丰富了,鸟鸣便是天籁——清丽的原生态旋律。西方的教堂喜欢建在繁华都市里,中国的寺庙愿意选在风光精彩处;西画人物高明,国画山水出众,而且人物总被画入青山绿水。看不懂自然就看不懂华夏精神,听不懂自然就听不懂华人心声。天人合一,合在灵魂里。

我与鸟相处,常想起那首鱼与水的诗:“鱼说:我看不见我在流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知道你在流泪,因为你在我心里。”诗文酸,但贮放些时日,就变甜了,像水果。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保镖

其实,作为保镖,他们貌似神气,但并不轻松,也不神秘,而我们也不松快。

刘武,导演兼制片人,曾任大学讲师、新闻记者,出版过《醉里看乾坤》、《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睦邻》、45集纪录片《兄弟》。

要是有人荷枪实弹地陪着你,甚至开着军车、架着机关枪护送你,你心里会是什么感受呢?估计有这种体验的人不多,绝大多数人只是在电视、电影或新闻中看过保镖的模样,比如卡扎菲的美女保镖、各国领导人或黑老大身后彪悍魁梧的保镖,大家的第一感觉往往是这些人好神气、好神秘啊。

我去巴基斯坦的第二天,就用上了保镖。当时,我从伊斯兰堡前往与阿富汗交界的边境,走过白沙瓦后不久,公路就被铁丝网拦住,路旁的哨卡边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铁丝网边立着一块大牌子,上面用英文和乌尔都文写着:“外国人未经特许不得入内。”

这时,一个脸色黝黑的警察拎着AK47走来,坐在我身边。他穿着一身发黑的警服,帽子、制服上沾满了灰尘,还留着大片的汗渍。这里规定外国人进入警戒线后,边境警察必须全程陪同,同去同回,保证外国人的人身安全。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跟他聊得也不多。记得当时他冲我笑笑,指着手里的枪说:“Made in China, I like it。”(中国造,我喜欢)

到达Torkham海关后,我感觉回到了一个世纪之前。那里是边境地区,海关办公室仅仅是一栋带有走廊的平房,建在高高的土台上,墙壁上涂满土黄色。门前有几级台阶,下面的土路上尘土飞扬,几乎看不清行人和道路。巴基斯坦那些装饰得花花绿绿的大货车,一辆接一辆地扯着“呜呜”响的大喇叭,经白沙瓦穿过开伯尔山口,从这里开进战火弥漫的阿富汗。

我当时浑身只有紧张感、危险感,一点没觉得保镖在身边有多威风。加上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徒然感觉保镖站在身边增加了热度。

后来我去苏丹,先是军人开着敞篷吉普车、架着机关枪护送我们,那架势简直就像要上前线打仗。好在这些军人对我们颇为友好,停车休息时,我去跟他们闲聊,在机枪前摆个Pose,和他们勾肩搭背拍个照,他们都很高兴。后来从喀土穆前往边境小镇瓦迪哈勒法时,则是便衣保镖跟随我们。亏得有他们护送,在两个晚上的长途行驶中,我们的车辆三度陷入沙坑中,被流沙拖底,最严重的一次是车辆一侧的两条轮胎同时爆胎,必须立即更换轮胎,才能继续行进。幸好这些保镖具有丰富的沙地行车经验,他们当即迅疾返回,换好轮胎,系好钢丝绳,将陷在流沙中的车辆顺利拖出来。

平时,这些五大三粗的保镖一般都不苟言笑,很少跟我们交谈,但临别前他们却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坐在镜头前讲述他们的工作和感受,然后跟我们一起合影留念。那一瞬间,他们淡淡的笑容留在了镜头中。

接下来,走过埃及进入利比亚后,我见到了一个饶舌的保镖。他中等个子,黑黑瘦瘦的,一点也不魁梧,倒是爱说爱笑,喜欢跟女孩子聊天。他的名字我记住了,叫霍利多,看上去40多岁,其实不过33岁。

从埃及边境的塞卢姆关口见面,一直到我们开车走过图卜鲁格、班加西、苏尔特,到达的黎波里,然后再到塞布拉塔、祖瓦拉,他始终陪伴我们,乐此不疲。这人很热情,是个“话痨”,交谈中难免跟我们有些冲突和不快,但过不多久又会笑脸相迎。闲聊中我得知他尚未结婚,待我们前往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时,他每天还给我们的女翻译打个电话,询问旅途情况。后来我们在塞卢姆关口告别时,他满脸都是依依不舍的表情。

那次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叙利亚等国旅行时,也有各种“保镖”陪过,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面说的几个“保镖”了。其实,作为保镖,他们貌似神气,但并不轻松,也不神秘,而我们也不松快,甚至感觉只要他们出现,就意味着那个地区并不安全,危险在即。